

# 广东阳江方言的多功能词“浮”[ p'ou˥ ]\*

徐宇航<sup>1</sup> 戴瑜殷<sup>2</sup>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1, xyh2005@gmail.com; 2, yc17714@umac.mo)

**提要** 广东阳江粤方言的“浮”具有实义动词、趋向动词、动相补语、傀儡可能补语、起始体助词、话题标记用法,其多功能特征不见于其他粤方言,却与闽南方言部分类同。本文全面描写“浮”的多功能用法,重构其语法化过程,并解释其多功能特征的来源。

**关键词** 广东阳江 粤方言 浮 [p'ou˥] 多功能性 语法化 语言接触

## 壹 引言

### 1.1 阳江市

位于广东省西南沿海,介于北纬  $21^{\circ}28'45''$ — $22^{\circ}41'02''$ ,东经  $111^{\circ}16'35''$ — $112^{\circ}21'51''$ 之间,东与江门恩平市、台山市相邻,北同云浮罗定市、新兴县及茂名信宜市接壤,西临茂名高州市、电白区,南临南海。截至 2022 年,阳江全市辖 2 区、1 县,代管 1 县级市。(引自百度百科“阳江”词条和阳江市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yangjiang.gov.cn/>)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2012)将其主要方言江城话划归粤语高阳片,使用人口逾 110 万。阳江境内另有儒洞、沙扒、新圩等镇称为“海话”的闽南方言(使用人口约 7 万)和塘口、新圩和新洲等镇称为“𠵼话”的客家方言(使用人口约 2 万)(阳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0: 1094)。

本文关注阳江江城粤方言,下简称阳江方言。文中语料为作者调查所得。本文主要合作发音人:何贤姬,女,1939 年出生,阳江江城人。赖定彩,女,1963 年出生,阳江江城人。调查时间:2020 年 6 月。调查地点:江城区城南街道。

### 1.2 汉语各大方言中的“浮”

一般用做动词,表示水上漂流,与“沉”相对,引申义包括显露、超过、慌乱等,有些方言还表示游玩、煎炸。阳江方言“浮”除了上述用法,还用做趋向动词、动相补语、傀儡可能补语、起始体助词、话题标记等。

“浮”在阳江方言中有文白异读,文读音为 [fəu˥],白读音为 [p'ou˥],《汉语方音字汇》(1990: 104) 和冼文婷(2016: 54) 皆有记录。但当地人因不知“浮”的白读音为 [p'ou˥],常将 [p'ou˥] 写作同音字“蒲”。有些前人学者在描写“浮”表漂浮义以外的用法时,也误作“蒲”。

“浮”,中古尤韵奉母平声字。阳江方言白读 [p'ou˥],声母保留重唇声母存古特征。又如非组字“埠 [pou˥] 商~! 捧 [puŋ˥] ~起! 伏 [puk˥] 躲藏、埋伏”,白读亦读重唇声母。声调读阳平

\* 本文获澳门大学研究委员会立项项目 MYRG-GRG2023-00021-FAH 与 MYRG2020-00059-FAH 资助,审稿专家与刘鸿勇教授为本文修改提供精湛意见,特此致谢。文中疏漏,责在作者。

调 [u] 43, 符合古全浊声母平声字读阳平调的一般规律。尤韵字读 [ou] 在阳江方言中虽不常见, 但并非孤例。阳江方言文献《司湖村志》(2007) 及当地民歌咸水歌皆有“妇新~”韵母读为 [ou] 的记录<sup>①</sup>, 今阳江方言尤韵字“漱~口”也仍读为 [fou ɿ]。阳江周边地区的粤方言中亦存在韵母为 [ou] 的尤韵字, 例如廉江、罗定、云城粤方言“浮~头” [p'ou ɿ]、茂名茂南粤方言“漱~口” [fou ɿ]、江门白沙粤方言“阜~阳” [fou ɿ] 等。此外, 其他粤方言“妇”也多有文白两读, 白读韵母为 [ou]。清乾隆年间《广州府志·第六卷》(1759: 112) 和同治年间《番禺县志》(1998: 72) 有“谓新妇曰心抱”的记录, 民国《东莞县志·卷十》(1927: 6) 记有“子妇初来曰新抱”, 史料所载之“抱”即为“妇”, 韵母为 [ou]。由此可推断, [ou] 是粤方言尤韵字较早的读音层次, 阳江方言“浮”白读 [p'ou ɿ] 是这种早期层次的存留。

语义方面, “浮”具有 [+上升] 的语义特征, 阳江方言 [p'ou ɿ] 的各个义项皆与之相关(详见第贰节)。故此, 阳江方言中常写作“蒲”的 [p'ou ɿ] 本字为“浮”。

### 1.3 阳江方言“浮”[p'ou ɿ]的用法的零星记录

《阳江县志》(阳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0: 1119) 以“讲蒲”为例, 将“V 蒲”定义定为“动作开始兴起”, 认为“V 蒲”相当于普通话开始貌“V 起来”; 又以“飞飞蒲”为例, 将“VV 蒲”定义为“相同动作相继发生”, 认为“VV 蒲”相当于普通话“连接 V 起来”。詹伯慧(2002: 211) 描写阳江话和广州话差异时, 提及阳江话助词 [p'ou ɿ], 认为 [p'ou ɿ] 相当于广州话的“起嚟(起来)”, 表示动作开始和兴起。冼文婷(2016: 175) 亦提及阳江方言“VV 蒲”表示相同动作相继发生。黄伯荣(2018: 410) 也描写了阳江方言“VV 蒲”结构和“蒲”的趋向动词用法, 认为动词重叠再加“蒲”表示同一动作先后接连, 可称为接连体或多次体。这些描写皆注意到动词与“浮”[p'ou ɿ]组合是阳江方言的一大特点, 但描写较简单, 未将“V 蒲”与“浮”的音义相联系, 亦未对“V 浮”“VV 浮”特点做细致研究。“V 浮”“VV 浮”结构鲜见于阳江以外的粤方言, 有语言接触的可能。本文全面分析阳江方言“浮”的用法并构建其语法化进程。

## 贰 阳江方言“浮”的多功能用法

### 2.1 阳江方言“浮”的实义动词/形容词用法

- ①个 [kɔ ɿ] 球<sup>②</sup>在河里头浮 [p'ou ɿ] / [fəu ɿ] 来浮去那个球在河里漂来漂去。  
②饺子浮 [p'ou ɿ] / [fəu ɿ] 上都<sup>③</sup> [tou ɿ], 大家快夹来喫<sup>③</sup> [hət ɿ] 饺子浮起来了, 大家快夹来吃。

(表上升)

① 阳江咸水歌《新抱仔摇大橹》有“新抱仔, 摆大橹”, 《司湖村志》(2007: 149) 记有“辛甫”一词(司湖村属江城区岗列街道)。“新抱”是阳江及其他粤方言区“新妇”的习惯写法, “辛甫”亦为“新妇”。“抱”[p'ou ɿ]、甫[p'ou ɿ]即“妇”, 韵母皆读 [ou], 可证阳江方言“妇”韵母为 [ou]。阳江方言模虞豪尤韵有合流的层次。模韵帮、端、精组字皆读 [ou], 如“补 [pou ɿ]”|“都 [tou ɿ]”/“奴 [nou ɿ]”|“租 [tsou ɿ]”等。虞韵庄组字读 [ou], 如“数名词 [sou ɿ]”|“数动词 [sou ɿ]”; 非组字主要层次为 [u], 微母字和少数非母字读 [ou], 如“无 [mou ɿ]”|“武 [mou ɿ]”|“甫 [p'ou ɿ]”|“杜~”|“脯 [p'ou ɿ]”|“杏~”。豪韵的主要层次是 [ou], 如“宝 [pou ɿ]”|“刀 [tou ɿ]”|“劳 [lou ɿ]”|“告 [kou ɿ]”。尤韵字也有少数读 [ou] 的层次, 如“漱~口” [fou ɿ] 等。文献以“蒲”记“浮白”, “抱、甫”记“妇新~”, 是阳江方言模虞豪尤韵合流层次的体现。

② 粤方言量名结构表定指, 如句中“个球”。

③ 阳江方言“喫”义为“吃”, 《广韵》“喫, 食, 苛击切”。

③警察埋伏都<sup>=</sup> [tou-] 久久,贼仔都无 [mou-] 浮 [p'ou-] 头<sup>①</sup>警察埋伏了很久,小偷都没出现。

(表显露)

④今日佢浮 [p'ou-] 都<sup>=</sup> 炸了 [tou-] 多多很多煎糍一种以糯米为原料的油炸食品。(表煎炸)

⑤后生仔钟意去浮 [p'ou-] 吧年轻人喜欢去酒吧玩。(表游玩)

⑥一考试我心至浮 [p'ou-] 个<sup>=</sup> [kɔ-] ②—考试我的心就慌乱。(表慌乱)

阳江方言“浮”用作动词/形容词时有文白两读。能与文读音搭配的义项多同于普通话,如漂流、上升义;仅能与白读音搭配的义项则鲜见于普通话系统,如游玩义不见于普通话而见于粤方言系统,显露、煎炸、慌乱义仅见于包括阳江方言的粤西粤方言及部分闽方言系统。“浮”作补语、体助词、话题标记用法时,仅可读白读音 [p'ou-],无弱化、轻声等语音变化。

## 2.2 阳江方言“浮”的补语用法

①趋向补语。阳江方言“浮”可置于单音节动词后,由主要动词虚化为补语,形成“V 浮”结构,表示宾语位置的上升,如:

⑦佢铲浮堆垃圾都<sup>=</sup> [tou-] 他铲起那堆垃圾了。

⑧包水泥畀佢托浮都<sup>=</sup> [tou-] 那包水泥被他托起来了。

“铲浮”与“托浮”表示动作方向自下而上,受事宾语空间位置上升,动词与“浮”都提供上升语义特征,组成动补结构,此时“V 浮”后可加宾语,中间可插入补语标记“得”,也可受否定词限制,如“铲得浮”“托无浮”皆合法。此类“V 浮”结构中与“浮”组合的动词通常是位移动词,且具有上升语义特征,如:担、抬、托、铲、执捡、□ [lau-] 搬/抬/叠、扶等。

②动相补语。当“V 浮”结构中与“浮”组合的动词不具位移上的上升义,而具有其他目标域的上升特征时,“V 浮”结构并非表示受事宾语空间位置上升,而是从空间投射到其他目标域<sup>③</sup>,表示动作的实现,兼有结果的附加意义,“浮”做动相补语,如:

⑨气氛畀佢搞浮都<sup>=</sup> [tou-] 气氛让他搞起来了。

⑩我谂<sup>④</sup> [nəm-] 浮件事都<sup>=</sup> [tou-] 我想起那件事了。

非位移的动词与“浮”组合的结构同样可带宾语,也可受“得”与否定词限制,“气氛搞得浮”“谂无浮件事”皆合法。此时“浮”不具位移上升语义特征,而是表征方向从一端到另一端,物体从分散到聚拢,气氛从低沉到高涨,心理从隐到现等。

③傀儡可能补语。当“V 浮”中的动词不具位移上升特征,也没有其他目标域的上升特征时,动词与“浮”之间可插入“得”“无不”,“浮”做傀儡可能补语,如:

⑪只股票我蚀得浮,不那只我蚀无 [mou-] 浮这支股票我亏得起,但那支股票我亏不起。

⑫我捞 [lou-] ⑤佢讲无浮,不捞 [lou-] 你讲得浮我和他聊不来,但和你聊得来。

## 2.3 阳江方言的“浮”充当体貌标记

①起始体标记。做趋向补语的“浮”在阳江方言中可继续虚化,实现由趋向补语向体助词

① 阳江方言否定副词“无”,相当于普通话“不”,亦可表祈使性否定,相当于“别”。《广韵》:“无,有无也,……武夫切。”阳江方言否定副词“有”则相当于普通话“无、没”。

② 阳江方言“个<sup>=</sup> [kɔ-]”用于句末时表确定语气,语音与量词“个”无别。

③ 从空间投射到其他目标域的隐喻属方位隐喻,见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en(2003: 16–20)。

④ 阳江方言“谂”表示“想、考虑”,《广韵》“谂,告也,谋也,深谏也,式任切,又如甚切”。

⑤ 阳江方言“捞”可作引介动作对象的介词,《广韵》有“捞,取也,鲁刀切”的记录。

演变的进程,如:

⑬a. 倔头先跳浮都他刚才跳起来了。

b. 倔头先应跳浮都<sup>=</sup> [tou-+],一直有停他刚才已经跳起来了,一直都没停。

“跳”具有上升语义特征,⑬a“跳浮”既可理解为动作由下至上,也可理解为动作从无到有。表动作由下至上时,“浮”做趋向补语;表动作从无到有时,“浮”则不再有趋向作用,而是说明从无到有的起始状态,具有起始体助词功能。⑬b比⑬a更进一步,因“跳浮”后有“一直有停”的限制,句中“跳浮”不再有两可的理解,“跳浮”并不指空间自下而上的移动,而表示时间由无到有的开始。“V 浮”结构的空间上升语义特征已然淡化,时间起始语义特征逐渐凸显,“浮”实现空间位移向时间起始的语义转移,从具有明显空间上升作用的趋向动词,转变为表示动作时间起始的体助词。

做动相补语的“浮”在阳江方言中也可继续虚化,由动相补语向体助词演变,如:

⑭a. 倔整浮间屋他建好了/开始建那间房子。

b. 倔慢柔柔整浮间屋,无知几时至整得好他慢悠悠地建起这间房子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建好。

⑭a“整浮”可理解为“整”的动作完结,也可理解为“整屋”事件的开始,“浮”具有动相补语、起始体标记的两可解释。⑭b因前有“慢柔柔”的限制,后有“整得好”的对比,“整浮”只能理解为“整屋”的开始进行,“浮”做起始体标记,在语境中实现动相补语向起始体助词的发展。

当“浮”成为体标记后,与之搭配的动词不再限于位移动词,也不受上升语义特征限制,带持续特征的活动类动词皆可与“浮”组合,“浮”表示动作的开始,如:

⑮ 倔哭浮都<sup>=</sup> [tou-+] 他哭起来了。

⑯ 倔应<sup>=</sup> [eŋ-+] 做浮工都<sup>=</sup> [tou-+] ,你等倔回至搵<sup>=</sup> [wəm-+] 倔咧她已经开始干活了,你等她回来再找她吧。

⑰ 倔细细声讲浮那件事他小声地讲起那件事。

⑱ 我改<sup>=</sup> [koi-+] 看浮电视都<sup>=</sup> [tou-+] ,你至无搵<sup>=</sup> [wəm-+] 我讲话我这看起电视来了,你不要找我说话。

“哭、做、讲、看”并非位移动词,其形成的结果、状态也不具上升语义特征,与“浮”组成“V 浮”结构,表动作的开始并继续,“哭浮、做浮、讲浮、看浮”不能受否定词限制,动词与“浮”间也不能插入“得”,此时的“浮”不具趋向动词性质,而是表示动作起始的体助词。除了活动类动词,与动词一样具有谓词功能的性质形容词,如“冷、热、痒、痛”等不符合心理期待的消极意义形容词都可与“浮”组合,如:

⑲ 个天热浮都<sup>=</sup> [tou-+] ,爱多喫 [het-+] 水都<sup>=</sup> [tou-+] 天气热起来了,要多喝水了。

“冷、热、痒、痛”等形容词同样不具上升语义特征,与“浮”形成的结构也不能受否定词限制,形容词与“浮”间不能插入“得”,此时的“浮”亦为表示状态起始的助词。

活动类动词与性质形容词的共同点是兼有时间起点与动作或状态持续特征,不具起点、持续语义特征的动词、形容词则无法与表起始作用的助词“浮”组合,如:

⑳<sup>\*</sup> 倔到浮山顶至开心都<sup>=</sup> [tou-+] 他一到山顶就开心了。

㉑<sup>\*</sup> 倔死浮都<sup>=</sup> [tou-+] 他死了。

㉒<sup>\*</sup> 我知浮件事都<sup>=</sup> [tou-+] 我开始知道这件事了。

㉓<sup>\*</sup> 倔系浮老师都<sup>=</sup> [tou-+] 他开始是老师了。

“到、死”瞬间、达成义显著,不具持续语义特征“知、系<sub>是</sub>”表心理状态与现象判断,非活

动类动词,不能与起始体助词“浮”组合。

②话题标记。阳江方言“浮”的起始体标记用法还可进一步引申,“V/A 浮”由动作、状态的过程向非过程的指称结构发展,“V/A 浮”中的动词、形容词为下文传达新信息提供了出发点(参看唐正大 2005),“浮”则把该出发点的信息激活起来,整个“V/A 浮”结构指称性质凸显,具有话题特征,如:

②a. 谛<sup>+</sup> [fən ɿ] 浮至无 [mou ɿ] 知醒, 噢 [hət ɿ] 浮至无 [mou ɿ] 知停 睡起来不知什么时候醒, 吃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停。

②b. 天气一冷浮至好冷, 一热浮至好热 天气一冷起来就会很冷, 一热起来就会很热。

“谛<sup>+</sup> [fən ɿ] 浮、噢 [hət ɿ] 浮、冷浮、热浮”作为陈述对象, 强调的并非动作、状态的过程,而是由动作、状态所形成的指称范畴,“V/A 浮”从过程范畴向非过程范畴转化。此时“浮”的起始义已然淡化,②a、②b 可有以下变体:

②b. 谛<sup>+</sup> [fən ɿ], 至无 [mou ɿ] 知醒, 噢 [hət ɿ], 至无 [mou ɿ] 知停。

c. 谛<sup>+</sup> [fən ɿ] 至无 [mou ɿ] 知醒, 噢 [hət ɿ] 至无 [mou ɿ] 知停。

②b. 天气一冷, 至好冷, 一热, 至好热。

c. 天气一冷至好冷, 一热至好热。

因停顿与无标记皆具汉语话题标记特征,“V/A 浮”中“浮”的位置可替换为“逗号”及“无标记”,说明了“浮”对“V/A 浮”结构指称化、话题化的功能,“浮”具有话题标记作用。“V/A 浮”的这种转化类似于普通话的“V 起来”、客家话的“VP/NP 时”形式(唐正大 2005; 项梦冰 1998),是表示与时间概念相关的起始体助词发展为话题标记的又一例证,符合“体貌标记>话题标记”的话题标记来源特征(郭校珍 2003; 刘丹青 2004)。

③话题标记的引申用法。由过程向非过程范畴转化的“V/A 浮”结构还可出现于有小句对比的“NP+VP+AP”中动句式<sup>①</sup>,表示条件或假设意义,实现由起始体标记引申为话题特征,再引申出条件、假设意义的语法化路径<sup>②</sup>,如:

②c. 衫衫看紧质量无好, 着浮又直直在这件衣服看着质量不好, 穿起来又很舒服。

②d. 部书看紧有几好看, 卖浮又好好卖 这本书看着没多好看, 卖起来又很好卖。

“着浮”“卖浮”同样不表示“着穿”和“卖”的动作,而表述这两个动作所形成的状态,且这种状态在“NP+VP+AP”句中作为 AP 的条件或假设情况。

### 叁 “V 浮”与“VV 浮”“V 起身”的异同

“VV 浮”与“V 浮”结构相似,语义相关,学界曾论述“VV 浮”有“V 浮”结构所不具备的“接连义”(《阳江县志》2000: 1119; 冼文婷 2016: 175; 黄伯荣 2018: 410);“V 起身”又在功能上与“V 浮”部分重叠。理清这三个结构的异同,有利于明确“浮”的特征。

#### 3.1 “V 浮”与“VV 浮”

“浮”可附着于单音节动词重叠式 VV 后,构成“VV 浮”结构,如:

②e. 树上高上面呢<sup>+</sup> [nei ɿ] 雀仔飞飞浮树上那些小鸟接连飞上去。

②f. 那干工人抬抬浮呢<sup>+</sup> [nei ɿ] 货 那群工人不断往上抬起那些货物。

②g. 落水都<sup>+</sup> [tou ɿ], 佢收收浮晒棚呢<sup>+</sup> [nei ɿ] 衫下雨了, 他不断(迅速) 把阳台的衣服收起来/收回去了。

① 有学者把中动句式称为“有标记话题句”,“主谓谓语句”,如宋红梅(2008)、吴怀成(2020)等。

② 时间义引申出评价义参看江蓝生(2002)、曹宏(2004)。

⑩外低外面呢 [nei 1] 路人走走浮外面那些路人纷纷跑起来。

动词“飞、抬”具有明显上升语义特征，⑪“飞飞浮”、⑫“抬抬浮”具有趋向补语与起始体的两可解释。“收”言及方向移动或聚拢，具有空间投射到其他目标域的上升语义特征，⑬“收收浮”具有动相补语及起始体的两可解释。“走跑”不具上升语义特征，⑭“走走浮”是不具上升语义特征动词与体标记“浮”组成的结构，只有起始体意义。由此可见，“VV 浮”中的“浮”与“V 浮”中的“浮”功能一致，“浮”做趋向、动相、起始体助词。与“V 浮”不同的是，“VV 浮”做趋向、动相补语时，动词与“浮”间不能插入“得”或否定词，动词与“浮”的粘着程度更高。

黄伯荣(2018: 410)认为“VV 浮”可称为“接连体或多次体”。由上述分析可知，“VV 浮”表多次、接连义应来自动词重叠，而非“浮”。动词重叠是阳江方言表持续的重要语法手段，动词三叠、四叠甚至五叠等多叠式皆表持续状态。持续必然有多个、接连等语义隐含。正是这种语义隐含让“VV 浮”结构有了动作多次接连的意义。当“VV 浮”主语为复数时，“VV 浮”表示不同个体动作的接连状态；当“VV 浮”主语为单数时，“VV 浮”表示相同个体动作的重复状态，这种动作多次重叠还可引申出“快速”的语义特征，如“其收收浮呢衫”除了表示“他不断收起/回衣服”外，还有“他快速收起/回衣服”的意味。可见“VV 浮”的接连、多次义是动词重叠表持续用法引申的结果，这种用法还可继续引申出快速义。

“VV 浮”表多次、接连的语义来源还可从其与“VV 上”“VV 落”两类结构的对比中获悉。阳江方言“VV 上”“VV 落”也表接连义，作补语的趋向动词“上”“落”表向上或向下的空间位移，接连义由动词重叠式 VV 负载。同理，“VV 浮”中的“接连义”亦来自动词重叠式。“VV 浮”只取动词双叠式而非三叠或多叠式，应是出于韵律考虑，“VV 浮”中的“浮”补足了三叠式的第三个音节，因此重叠只用二叠式，不用三叠式。也因此，“VV 浮”中的“浮”与动词重叠式粘着程度很高，中间不能插入其他成分。综上，“VV 浮”结构中“浮”仍是趋向、动相、起始体标记，并无“接连义”特征，这种语义特征同于“V 浮”，无须再为“VV 浮”结构单列语法名目。

### 3.2 “V 浮”与“V 起身”

阳江方言“浮”与“起身”皆有实义动词、趋向、动相补语与起始体助词、话题标记用法，两者处于用法叠加的并行状态，具有竞争关系。且在竞争过程中，“起身”处于优势地位。这种优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所有“V 浮”皆能用“V 起身”代替，而部分“V 起身”无法用“V 浮”表示，如：

⑮a.\* 佢跌落地即刻爬浮他摔倒地上立刻爬起来。

b. 佢跌落地即刻爬起身他摔倒地上立刻爬起来。

⑯a.\* 件事处理浮好复杂这件事处理起来很复杂。

b. 件事处理起身好复杂这件事处理起来很复杂。

⑰b “起身”表示“使身起”，⑱a “浮”做补语仅提供上升特征，并无明确“使身起”语义。

⑲a “处理”非重叠双音节或单音节词，无法与“浮”组合。

第二，与“浮”组合的性质形容词常具消极意义，与“起身”组合的形容词则不受积极、消极义限制，如可以说“天气凉起身都”而不能说“天气凉浮都”，“凉”是介于冷热间的舒适状态，具有积极意义，语感上须用“起身”。

第三，“V 起身”在粤西地区，乃至整个粤方言区属常态分布<sup>①</sup>，而“V 浮”用法仅限于阳江及附近地区，“V 起身”在阳江地区各个年龄段人群皆使用，“V 浮”则多见于中、老年人群，年轻人知晓“V 浮”用法，但语用上偏向使用“V 起身”。

#### 肆 阳江方言多功能词“浮”的语法化过程及来源

阳江方言“浮”从实义动词发展为趋向补语、动相补语、傀儡可能补语、起始体标记、话题标记的过程中，上升语义特征具有重要作用。简言之，阳江方言“浮”的多功能特征由其动词“上升”义项发展而来，演变过程为：



除了粤方言，阳江境内还有闽南方言与客家方言。同时，阳江方言也受到历代共同语的影响。环顾与阳江方言谱系一致的其他粤方言，并未发现与之完全一致的“浮”用法，早期粤方言语料也未有“浮”多功能特征的记录。“浮”做上升义动词为粤、闽、客等汉语各方言所共有，不具区别；与上升义关系密切的显露义同见于粤、闽方言；发展为趋向补语、动相补语、傀儡可能补语则主要见于闽南方言，如阳江境内称为“海话”的闽南方言“举浮”表示举起来，“提浮”表示提及、提到，“生理做解会浮”表示生意做得起；到了起始体助词与话题标记阶段，“V 浮”则仅见于阳江方言<sup>②</sup>。

简言之，“浮”的多功能特征在各方言中具有连续匹配关系，“上升义动词>趋向/动相/傀儡可能补语”与“粤闽客等各方言>闽南、阳江方言”相匹配。这种连续匹配关系有“在趋向/动相/傀儡可能补语用法上，阳江方言与闽南方言具有共性”的关系蕴含。同时，阳江方言“浮”做趋向/动相/傀儡可能补语、起始体/话题标记时读重唇声母 [p̚]，这一音韵特征亦同于闽南方言。基于此，阳江方言始于趋向补语的“浮”用法，有较大概率来自闽南方言或与闽南方言共享“上升义动词>趋向/动相/傀儡可能补语”语法化路径，即：



那么，既然闽南方言与阳江方言的“浮”皆有从实义动词发展为趋向/动相/傀儡可能补语的路径，阳江境内及福建、粤东地区闽南方言“浮”为何未能从趋向/动相补语发展为起始体标记？这主要是这些地区闽南方言起始体特征限制使然。阳江方言起始体表达形式主要为“V+起始体标记”，此时“浮”的发展正好满足“起始体标记”要求，因而实现“趋向补语>起始体助词”“动相补语>起始体助词”进程。闽南方言的起始体形式则不同。以泉州方言和汕头方言为例。据李如龙(1996)，泉州方言起始体表达形式多种，包括“嘞+动词+(宾语)+咁”“形容

① “V 起/起身”在普通话及粤方言中的特点与功能已有众多的研究成果，如吕叔湘(1980)、朱德熙(1982)、林华勇(2006)等。

② 我们在与阳江距离两百公里的中山闽方言中也发现可用作起始体助词和话题标记的“浮”，中山闽南方言深受粤方言影响，这种现象大概率是中山闽方言受到粤方言影响的结果。我们将另文研究中山闽方言的“V 浮”结构，此处不赘述，特此说明。

词+来( 嘴 )”“动词+着( 了 ) +动词”和“一下+动词”,并以“嘞+V+( 宾语 ) +嘴”最为常见。“嘞”是进行体标记,“嘴”表新情况的出现,与已然体标记同形,两个标记分置动词前后,缺一不可。从经济原则上看,泉州闽南方言的起始体表现形式已非常丰富,不必再增加新的表达形式。再则,单一置于动词后的“浮”也无法满足泉州方言动词前后标记共现的要求。再看与阳江境内闽南方言关系密切的汕头方言,据施其生( 1996 ),汕头方言并无真正意义的起始体范畴,“动词/动词短语+落去”有时可表示动作开始,但“落去”表示开始的同时也强调施事者的主观意愿,其覆盖范围很有限,须是含有“使然”义的句子才可使用,其他大量的口语句子并无所谓起始。如此,仅凭“浮”单一的虚化概念,也无法撼动本身并无明确起始体范畴的粤东潮汕闽南方言,因此“浮”在汕头方言中也没有实现趋向/动相补语向起始体标记的发展。

## 伍 结论

本文全面描写阳江方言多功能词“浮”及其形成的结构,重构其语法化过程,讨论这种语法化路径与闽南方言的分合关系,并纠正学界对阳江方言“VV 浮”语法功能似是而非的论述。汉语各方言已有较多语料证明“趋向动词>体标记”的常态语法化模式,阳江方言“浮”的发展论证了具有上升语义特征的实义动词也可发展为体貌标记,即“实义动词>趋向动词>体标记”。同时,“浮”的语法化路径也是与时间概念相关的起始体助词发展为话题标记“体貌标记>话题标记”的又一例证,为动词语法化研究提供新的语料与线索。

## 文献语料来源

- 陈伯陶[纂]《东莞县志》( 卷十 ),( 东莞 ) 养和印务局 1927  
金 烈、张嗣衍[修]、沈廷芳[纂]《广州府志》( 第六卷 ),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影印版 1759  
番禺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番禺县志》( 清同治十年点注本 ),( 广州 )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 参考文献

-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1989 《汉语方音字汇》( 第二版 ),( 北京 ) 文字改革出版社  
曹 宏 2004 论中动句的句法构造特点,《世界汉语教学》第 3 期  
曹 娟 2000 表开始体“起来”的核心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增刊  
董秀芳 2013 趋向动词语法化为体标记:来自汉语历史和方言的证据,《现代中国语研究》第 15 期  
郭 锐 1997 论表述功能的类型及相关问题,《语言学论丛》第十九辑,(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郭校珍 2003 晋语的提顿词与话题结构,徐烈炯、刘丹青[主编]《话题与焦点新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黄伯荣 2018 《广东阳江方言研究》,( 广州 ) 中山大学出版社  
江蓝生 2002 时间词“时”和“后”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 4 期  
李 蓝[主编] 2021 《中国方言中语言资料集成》,(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李如龙 1996 泉州方言的“体”,张双庆[主编]《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林华勇 2006 廉江方言起始体助词“起身”的语法化——兼谈语法化的不一致现象,《语言科学》第 23 期  
刘丹青 2004 话题标记从何而来——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石 锋、沈钟伟[编]《乐在其中——王士元教授七十华诞庆祝文集》,( 天津 ) 南开大学出版社  
刘丹青 2005 话题标记从何而来——语法化中的共性与个性续论,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 二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刘丹青 2008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教育出版社  
吕叔湘 1980 《现代汉语八百词》,(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马庆株 1981 时量宾语和动词的类《中国语文》第 2 期
- 沈家煊 1995 “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第 5 期
- 施其生 1996 汕头方言的体,张双庆 [主编]《动词的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 司湖村志编纂委员会 2007 《司湖村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宋红梅 2008 “V 起来”句作为有形态标记的话题句,《外语研究》第 5 期
- 唐正大 2005 从独立动词到话题标记——“起来”语法化模式的理据性,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 [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福堂 2003 方言本字考证说略,《方言》第 4 期
- 吴福祥 1998 重谈“动+了+宾”格式的来源和完成体助词“了”的产生,《中国语文》第 6 期
- 吴怀成 2020 汉语需要中动范畴吗,《汉语学习》第 3 期
- 冼文婷 2016 广东阳江话研究,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项梦冰 1998 连城方言的话题句,《语言研究》第 1 期
- 许宝华、宫田一郎 [主编]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北京)中华书局
- 阳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00 《阳江县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詹伯慧 [主编] 2002 《广东粤方言概要》,(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詹伯慧、张日昇 [主编] 1987 《珠江三角洲方言字音对照》,(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 赵元任 1968/1979 《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学语言资讯科学研究中心  
2012 《中国语言地图集》(第 2 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
- 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en 2003 *Metaphors We Live B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n the Multifunctional Word [p'ou˧˥] 浮 in Yangjiang Dialect in Guangdong Province

XU Yuhang & DAI Yuyin

**Abstract** The functions of the word [p'ou˧˥] 浮 in Yangjiang dialect in Guangdong province are a verb denoting FLOAT, a directional verb, an aktionsart complement, a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 an inchoative aspect marker and a topic marker.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p'ou˧˥] 浮 is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other Yue dialects but partly the same as those in dialects of Minnan cluster of Min group.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multifunctional word [p'ou˧˥] 浮 in details, tries to find out its etymological character and reconstructs its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Keywords** Yangjiang c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Yue dialect, [p'ou˧˥] 浮, multi-functionality, 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contact